

修辞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策略研究

龚颖芬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07)

摘要:以中西方修辞差异为切入点,探讨如何最大程度地获得目标语读者的修辞认同,分析常用的编译技巧:重组、删减、降调、改写等,并根据修辞差异理论阐述编译顺应读者的必要性和具体策略,以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关键词:修辞;外宣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5)01-0140-05

On the Strategies for Publicity – oriented C/E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hetoric

GONG Yingf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Teachers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Art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07,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rhetoric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to obtain the identity in rhetoric of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analyzes common compilation techniques: restructuring, cut, falling tone, rewriting, etc., and expounds the necessity and specific strategies of conforming to the readers when compiling and translating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rhetoric differenc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ross – 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rhetoric; publicity – oriented C/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自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以来,外宣翻译成为了当今我国翻译活动的主流,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 2012 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有力地提升了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然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总体而言不能说很成功,外宣翻译方面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外国读者对中国翻译作品反应冷淡,中西文化逆比例高达 10:1。美国的媒体观察者、原《汉语世界》网络与媒体部门主管查尔斯·卡斯特(Charles Custer)曾经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中国有足够的钱在海外建麦克风,但是中国不仔细探索出与国外观众最好的交流方式,效果只能事倍功半”。^[1]目前,“中华文化走出去”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是探索科学的译介模式。外宣翻译迫切需要寻找与西方读者最好的交流方式,建构读者认同并接受的话语体系。本文以实现翻译目的为着眼点,从修辞视域探讨外宣翻译的编译策略。

一、翻译的修辞视角

翻译与修辞学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学科,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翻译是一项涉及作者、译者和读者

收稿日期:2014-09-26

作者简介:龚颖芬(1981-),女,湖南湘乡人,硕士,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跨文化交际。

三方的跨文化交际活动。而修辞则是运用语言象征手段,通过修辞者与受众的互动,说服影响受众的系统研究和事件活动。他们都是运用语言象征、面向受众的交际活动,这是两者之间的最大契合点。修辞和翻译作为有目的的语言行动,都具有如下特点:目的性、交际性、语言性、受众性、语境性、现实性和跨学科性等。^[1]修辞是一种认知活动和认识视角,描写和呈现语言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关注如何有效利用象征手段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态度和行为,从这个意义上,任何言语行为都属于修辞行为。翻译同样是一种带有特定目的的言说行为,以目标语为中介,在原文和目标语读者之间进行交流互动,从而实现文本的跨文化交际目的。翻译和修辞就好比一对孪生姐妹,任何一种言语行为要取得良好的交际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是否接受。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交流,因此,受众的接受与否事关翻译成败。采用读者熟悉并认同的修辞方式才能让读者自然、不排斥地接受翻译的内容。外宣翻译模式探索的主题之一就是探索与国外观众最好的交流方式,也就是在符合目标语规范的修辞范式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获得读者的接受。外宣翻译应贴近外国受众的思维习惯,满足外国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要,设法消除由文化和修辞习惯差异带来的修辞审美异质性和一些不符合译文文本功能的多余信息。王希杰认为“得体性原则是修辞活动中的最高最重要原则,包括动态和静态得体,动态得体指话语文本在社会文化心理的大语境中的得体。得体性原则是全人类所共有,但又存在着民族差异性。”^[1]“得体”也就是译文话语与目标语修辞审美保持一致。然而,英汉修辞范式差异巨大,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传统修辞方式,导致跨文化交际中存在很大的语言和文化“异质性”。“英语修辞与古代希腊的修辞说渊源颇深”。希腊修辞学最早盛行于希腊城邦的公众演说和庭辩艺术,有较强的受众或“他者”意识,追求客观、理性、清晰、平实的修辞风格。这种修辞风格对后世英语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英语修辞独特的审美特点,如追求表达的简洁客观、质朴自然、求实低调等。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曾说过“过分的或不合时宜的或者过多的附加词不能过多使用,用得太多了就会暴露作者的手法。修辞的最高境界就是在不着痕迹的情况下,自然地接收表达者所说的内容。”^[2]文章过分地渲染和烘托给西方读者一种华而不实、虚假广告的印象,不为读者所认可。

传统的汉语语言修辞受到中国传统世界观的影响。对中国人思维方式影响最大的三种哲学——儒家、道家与佛教都重视悟性。^[3]悟性使得汉语强调语言的整体性和模糊性。悟性强调参悟的主体,这就导致中国人审美注重主体意识、直观体验,个体通过对客观事物的体验做出判断,强调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由小到大,重视由主观到客观的审美思维。因此,汉语文章中“自我”或“主题”意识较强,而“他者”意识则相比英语较弱。此外,汉语偏好骈文和偶句结构。汉语叙事讲求文采和气势,追求音韵和谐,行文流畅,句式工整对仗等审美取向,逐渐形成了汉语偏爱华丽的特点,文风华丽尤其以中国六朝骈文为盛。汉语中使用夸张的修辞技巧烘托语言,达到煽情造势的效果。例如,在宣传报道中数字、成语使用频率很高,如独一无二、天下第一、千里迢迢、国际一流、万木葱茏等等,以期达到夸大拔高的效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吸引读者,实现宣传推广的目的。中国的读者对此类修辞审美策略常欣然接受,很少去追究其中的具体数字和所描述的情况是否贴切、真实。但外国读者则不以为然,尤其是涉及到旅游和商务投资等方面的外宣翻译,严重时甚至会招来以虚假广告欺骗读者而遭到起诉的尴尬。如果翻译时不对照两种语言的修辞习惯并进行语言层面的调整和改写,而仅限于语义上的“忠实”,其跨文化交际的效果可想而知。

采用读者所熟悉的方式进行言说,才是读者眼中的“得体”文章。然而,统计数据表明,在目前中国的外宣译文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信息被视为无效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不切合国外读者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译文不够“得体”。同时,翻译理论家们也发现:翻译不可避免地要归化异域文本,给他们加上本土语言 and 文化的印记,以本土的话语方式改写异域文本,选择某些本土的价值,排斥其他一些价值。^[4] (p67-81) 为了让文本信息为读者所接受,优质的翻译应是以源语“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与目标语读者“他者”视域的融合。外宣翻译涉及到目标语读者的修辞审美认同,这就决定了翻译策略不能单向采取“源语文化”为中心,而应采用西方读者所熟悉的修辞方法,使用本土语言和文化特色的言说有利于

让目标语读者认为所言说的较为“得体”。因此,外宣翻译“走出去”应该顺应目的语修辞审美风格,否则,“中华文化走出去”可能成为一厢情愿的虚幻,如20世纪80年代推出的“熊猫丛书”、90年代的“大中华文库”、21世纪的各种外译项目、“经典中国出版工程”、“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等,其宣传效果差强人意。此外,西方社会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崛起,成就了西方文化在全球文化系统中的中心主导地位,目前,中国文化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因而,翻译策略的使用必受到文化权力的制约,采取完全的“自我”意识在海外一步到位建构中华文化形象不太现实,适度地顺应西方语言修辞习惯进行达意,不失为一种明智的翻译策略。功能性编译策略有利于实现其文本功能和目的。

二、编译

鉴于汉英修辞风格之间的巨大差异,传统的“忠实”翻译标准已不能完全解决外宣翻译方面的问题,应采用外国读者熟悉并认同的修辞话语建构目标语。只有在“读者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才能够令读者信服”。^[2]译者作为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协调人,应有强烈的“他者”意识,在尽可能忠实语意的前提下,对碍实现翻译文本功能的信息和具有文化特色语言特征进行编译。所谓编译是指为了适合某些读者或者为了译文的目的,译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文的内容与形式,这是一种相对自由的翻译方式,包含了编辑加翻译的两层意思。编译常用的技巧有重组、删减、降调、改写等。

(一) 重组法

重组就是抓住原文信息的要点和层次,通过对结构顺序的重新调整,对一些与外国读者审美习惯迥异而又不符合译本信息功能的部分进行压缩和淡化处理,使译文符合目标语修辞规范。以《天津滨海新区》的形象宣传片为例:

[例1]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了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十六届六中全会、十七大和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都对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和要求。国务院2006年20号文件对滨海新区开放作出了全面部署。

原译: In the new millennium,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made the strategic decis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overall economical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country that Binhai New Area(BNA) should speed up its development and opening up. After ten years of development BNA has already implemented reforms in an all-around way. Decisions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NA were made at the 5th and 6th plenary sessions of the 16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17th CPC Congress, and the 4th sessions of the 10th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1st sessions of the 11th People's Congress. In 2006, the State Council made a general plan to promote development of BNA.

出于宣传的需要,外宣资料强调中国政府大力支持新区建设,有很浓的中国政治特色,尽管翻译忠实通顺,译文却有翻译腔,译文冗长、复杂,可读性不强。尤其和中国政治特色相关的信息常常让人看不懂,对外国读者没有任何吸引力。党中央几次大会提出了发展滨海新区,主要包括两个信息点,一方面国家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新区在中国经济发展全局中的引擎地位。需在忠实语义的前提下,根据英语修辞习惯重构原文,删减或淡化政治话语,侧重于具体、客观地描述投资环境。此外,中文叙事模式遵循先宏观、后微观,先主观、后客观,信息焦点后置的原则,然而,英语的叙事模式恰好相反。因此,将信息焦点“国务院采取的具体措施”前置段首,符合西方语言开门见山的修辞风格,顺应了英语简练、清晰的修辞文风。

改译: In 2006, China's State Council first confirmed the important national vision for the Tianjing Binhai New Area, known as TBNA. And TBNA received further boost in the following years, when the State Council approves the launch of the ambitious pilot programs for widespread reform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ilot schemes will serve all China, and it will also act as a spur to growth and innovation in the Tianjing area it-

self. [5]

(二) 删减法

删减法是在不影响原文意义的前提下,删减部分不需要在目标语中保留的信息,使译文更加符合目标语的修辞规范和读者需求。中文讲求对仗、重复、排比,中文历来有“以三为本”的说法,如“北京奥运精神—更高、更快、更强”,只用一个词组,三个连用构成排比或者重复,以突显奥林匹克精神。而这种修辞习惯在英语中却很少见,有重复、啰嗦和累赘之嫌。简练、客观、求实更符合西方读者的修辞习惯。例如:

[例2]“新北京、新奥运”从众多奥运待选口号中胜出。因其简洁、明快,有利于传播,既能突出北京特点和市民愿望,又能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并且具有相当强的震撼力、凝聚力和感染力。

译文:“New Beijing, Great Olympics” won out for its simple message to the world. It not only shares on Beijing’s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residents’ good will but helps carry forward the Olympic spirit. [6]

从例2两个平行文本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汉语重排比和重复,而英语则尽可能地避免重复。所以第二个“新”译成“great”。“won out”作为不及物动词短语本意包含了动词后面隐含的宾语“从……中胜出的意思”,表示范围的状态实际隐含在不及物动词短语中。对宣传标语来说,简洁必然明快,自然易于传播,累赘、啰嗦的译文很难让读者过目不忘。所以删减“从众多待选口号中”,并对其中的“简洁、明快、有利于传播”、“震撼力、凝聚力和感染力”进行了压缩和删减处理,这样译文更加简练,符合西方读者的修辞习惯。

(三) 改写法

改写就是在不改变原文中有效信息的前提下,对译文进行改写和编辑,使译文更加符合读者的修辞审美习惯。以G大学地理位置介绍为例,“G大学地处南方海滨城市广东省茂名市。茂名是中国南方最大的石化生产基地和水果生产基地,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源地,江泽民同志曾两次来茂名视察并题词‘把茂名建成美丽的现代化海滨城市’。在这块充满希望的大地上,G大学正茁壮成长”。这是中国人写给中国人自己看的文章。直译成英语是典型的内宣外用行为,缺失读者意识,故十分有必要改变叙事视角,对原文进行译前改写和编辑,使得文章切合西方读者对宣传册的信息期待。

国外大学介绍地理位置多从读者实用角度出发。读者期待的是该城市所处位置交通是否便利,毗邻哪些中心城市,离机场有多远,有哪些途径可以便利抵达,交通路线怎么走。例如,“H大学坐落在毗邻利物浦30多公里的奥姆斯科克,这是一个美丽而宁静的小镇,有火车和汽车直达利物浦。距英国第二大国际空港——曼城仅仅一个半小时车程”。

因此,将G大学的地理介绍移植到目标语中,除了第一句话包含读者所期待的有效信息之外,其他信息似乎不太贴近外国受众对中方信息的需求,属于无效信息。如果采用直译的方法,不符合“外国读者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这就要求译者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对原文进行改写。所以,笔者首先对汉语文本进行改写,然后再翻译。G大学地理位置介绍可改成例句3。

[例3]G大学坐落在广东东南部的茂名市,这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距广州城约400公里,毗邻湛江机场。

译文:G locates in the charming coastal city—Maoming, southeast of Guangdong, only 30 minutes drive to the sea. It is about 400 KM from Guangzhou and adjacent to Zhanjiang Airport.

(四) 降调法

中文采用高于事实的语言描述,对受众施加影响力以达到说服的目的。中文文风华丽、夸张,以求达到强调、突出的效果。英语认为修辞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追求文章的“简洁、清晰”,语言客观、平实,较少采用极端的修辞手法。所以,无论是实体的材料介绍还是产品的说明书,均注重以人为本,强调从读者的叙事角度建构语篇,在遣词造句方面也和中文习惯有很大的区别。在语言层面进行降调处理是外国专家在润色译文时常用的一种修改方法。

汉语语言多采用四字结构,其结构稳定,意义固定,音律优美。一般四字成语表达一种意义,形象生动,而英语多采用抽象词进行降调处理。以茂名市对外宣传册——《美丽茂名》为例:

[例4]传承与发展,形成了今日茂名人引以骄傲的冼太、荔枝、民俗、石油四大文化;这里景色天然,初春万木葱茏、盛夏荔红飘香,金秋硕果田丰,冬季温泉宜人。

原译: Its scenic beauty varies from season to season. You will find charming in the vast green in spring, red Lichi Sea in summer, harvest fruit in autumn and enjoyable hot spring in winter. The beauty spots in the vicinity of Maoming form a vast area for tourists.

外籍专家在修改和润色译文时发现,有些词过于华丽、花哨,并且过于夸大而不符合事实,如果是招商引资方面的文本,可能招致虚假广告之嫌,严重时可能受到起诉。根据这一意见,最终对文本的四字成语进行了降调处理。

改译: People in Maoming are proud of their distinctive cultures with historical origins, namely, Lady Xian, Lichy folks and petroleum. Tourists would be fascinated by its scenic landscape in four seasons. It boasts a vast sea of forestry in early spring, red Lichi harvest in mid-summer, fruit-bowed boughs in golden autumn and bubbling spring in late winter.

翻译文本是否达到目标语要求,文本是否符合目标语的主流意识形态值得我们深思。

三、结语

语言是一门艺术,修辞注定和翻译有着紧密的联系。两者都作为以语言为媒介的交际活动,有着被受众认同的迫切需求。以受众认同的修辞话语建构译文,可以更好地实现翻译功能和目的。这就要求外宣翻译紧贴外国读者,对我国的信息需求进行取舍,贴近外国读者修辞审美习惯,并以此建构目标语话语体系,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用读者熟悉并认同的修辞方式编译原文。

参考文献:

- [1]陈小慰. 翻译研究的“新修辞”视角[D]. 厦门: 福建师范大学, 2011.
- [2]刘亚猛. 西方修辞学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 [3]潘文国. 英汉语对比纲要[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1997.
- [4]Venuti, Lawrence.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 Ethics of Difference* [M]. New York: Rutledge, 1998.
- [5]吴自选. 且编、且译、且写——论形象片英译者身份的动态重叠[J]. 上海翻译, 2013 (1).
- [6]林克难. 从翻译世乒赛到翻译奥运——兼评实用翻译理论十余年的发展[J]. 中国翻译, 2008 (1).

(责任编辑: 舒娜)